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

主办

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

思想家

主编 黄枏森

· 第一辑 ·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

主办

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

思想家

主编 黄枏森

· 第一辑 ·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家 第1辑/黄枏森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 2005. 6

ISBN 7-80659-750-6

I. 思... II. 黄... III. 唐学-文集 IV. B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4569 号

思想家(第一辑)

黄枏森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嘉

封面设计 张文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 蜀 书 社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8625942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3mm × 187mm

印 张 15.5

字 数 40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750-6/B · 130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思想家》学术顾问、学术委员、编委会人员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

方克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吴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
周辅成(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端正(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萧蓬父(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谢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蔡仁厚(台湾东海大学教授)

学术委员(按姓氏笔画):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国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江怡(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
何仁富(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单波(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徐开来(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
黄玉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

编委会:

黄枬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

黄玉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罗元松(宜宾学院院长、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何仁富(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杨永明(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

彭 华(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牟华林(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硕士)

主 编:黄枏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副主编:罗元松(宜宾学院院长、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常务副主编:何仁富(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关于《思想家》的几点想法

黄枏森*

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已于2004年4月15日在宜宾成立,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在成立大会上,章玉钧教授根据中心的论证报告把中心的任务概括为“传承蜀学菁华,阐释人文精神,开发名人文化,建设文化强省”,这是非常准确的。我认为,《思想家》作为中心的辑刊,其任务也可以归结为这几句话。《思想家》无疑也应该努力完成这任务。

我虽然是四川人,但对四川古今思想家确实没有研究,难以胜任《思想家》主编的工作,但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当此出版之际,我想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四川思想家不限于四川籍思想家,曾在四川进行过活动的非四川籍思想家也应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四川思想家也不限于纯粹的学者,各种文化人如文学家、诗人、名臣、名相等有思想影响的人物也应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例如诸葛亮,不是四川人,不是学者,但他的战略思想、政治思想均有显著影响;又如李白是学者,杜甫也是学者,且不是四川人,但他们的文学思想、政治思想也有显著影响,他们都是值得研究的。抗日时期,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燕京大学和其他大学迁来四川,许多著名教授、学者、文化名人,他们在四川期间的活动也应该属于我们的研究之列。

二、对四川思想家的研究和评价必须同他们生活的时代、历史传承、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状况联系起来,不能就一个人谈一个人。四川虽然是一个盆地,但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文化就是中华文化这一伟大文化的特殊部分之一,四川与全国各地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特别是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盆地关不住四川人的思想和活动,四川人在中华大舞台中一直扮演着活跃和积极的角色,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运动、“五四”运动、抵制和反对军阀割据的活动、北伐战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改革和现代化等等社会运动中,四川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四川思想家及其思想贡献就是在这些社会运动的基础上出现的。只有把他们的活动和思想摆在这些历史大潮中,才能弄清楚四川思想家做出了那些创造性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特殊价值和普遍价值。

三、现当代四川思想家的活动及其思想贡献应当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当代人

* 黄枏森(1921—),四川富顺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重视研究当代思想家,而是因为现当代人物特别多,成果特别丰富和复杂。近一百多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国家形势变化最大的时期,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其问题之复杂,思想之丰富,人物之众多,学派之纷繁,怕要超过过去几千年。全国如此,四川亦然。对这一百多年四川思想家的思想资料加以搜集、整理、辨识、理解、研究、分析、概括、评价,其复杂和繁难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这样,对现当代思想家的研究自然就要花去作者们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本丛书更多的篇幅。

四、《思想家》的作者来自省内外、海内外,编辑工作无疑应该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综合创新的方针。同时我认为我们应该欢迎作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问题。其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在我看来,其精神实质不外乎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完整严密、力求真实,这是一切学术工作都会遵循的原则。

我相信,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工作,包括《思想家》的工作,在校内外、省内外、海内外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兴旺繁荣,蒸蒸日上,为建设文化大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重大贡献。

2004年10月16日

《思想家》发刊词

何仁富*

思想是闪电,在人类生存的黑夜长空中为挣扎的人带来方向的光明。

思想是惊雷,在人类生存的昏沉日常里为沉沦的人带来当头的棒喝。

思想是彩虹,在人类生存的平淡经历中为孤苦的人映照人性的美丽。

思想是露珠,在人类生存的无垠荒野里为苍白的人提供生命的营养。

思想家,就是闪电的提供者,惊雷的制造者,彩虹的设计者,露珠的撒播者!

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自古以来人文荟萃,素为孕育思想家之宝地。两汉的文翁、严君平、扬雄,三国的诸葛亮,李唐的李鼎祚、宗密、李白,两宋的陈抟、苏洵、苏轼、苏辙、张栻、张行成、魏了翁,元明清三朝的虞集、来知德、杨慎、唐甄、费密、刘沅等,均为一时之俊秀,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堪称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是与“闽学”、“湘学”、“楚学”、“齐学”、“鲁学”等并称的“蜀学”的精魂所在,是巴蜀大地以至中华大地思想闪电的提供者、思想惊雷的制造者、思想彩虹的设计者、思想露珠的撒播者。所谓“蜀学”,在相当意义上。首先就是“四川思想家”之学!

降而至于近现代四川更是思想家辈出,形成了具有巨大而深远社会历史影响的四川思想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既有像廖平这样的经学家,也有像吴虞这样的反传统的思想家,还有像邹容、刘光第这样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家;既有像郭沫若、蒙文通、刘咸炘、贺昌群、缪钺这样的历史学家,也有像张颐、杨一之这样的哲学史家,还有像王朝闻、蒋孔阳、周辅成这样的美学家和伦理学家,以及像巴金、李劫人这样的文学家;既有像黄枬森这样的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有像谢无量、萧蓬父这样的专治传统文化的思想家,还有像戴季陶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既有像张澜、晏阳初、吴玉章这样的关注中国现实的教育思想家,更有像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这样的让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根本改变的政治家和军事思想家,还有像贺麟、唐君毅这样的建构了自己独立而完整的哲学体系、开一代之风气的大哲学家。在当代,一大批中青年四川学者,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领风骚,如刘小枫、徐友渔、王岳川、王一川、张隆溪、陈维刚、冯川、黄平、江怡、罗志田、肖雪慧……群星闪烁的近现代四川思想家,使得自古以来的“蜀学”不仅得到继承、传播,更使得“蜀学”得以适应新的时代并获得巨大的发展。与先前的“蜀学”相比,他们既同又异——我们姑且将“四川近现代思想家”之学名曰“新蜀学”。“新蜀学”作为一开放性的概念,其内涵、范围、特点、意义等一般性问题,还有待专家学者们深入研究、客观赋予和发扬光大。

* 何仁富(1966—),四川平昌人。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在四川近现代思想家群体中,唐君毅因其会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融贯三教,创造性地建构了“性”“道”一元、“体”“相”“用”多面撑开的庞大的文化哲学系统和完整的哲学体系,而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时代意义。国际学术界享有权威盛誉的《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唐君毅为“中国自朱熹、王阳明以来的杰出哲学家”,推许其著作堪与“柏拉图、康德的著作媲美”。作为四川近现代思想家杰出代表的唐君毅,既是世界级大哲学家,也是四川思想家走向世界的见证,是现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君毅研究(唐学)的深入,一方面拓展到整个“四川思想家研究”(蜀学与新蜀学),一方面也必然拓展到整个“现代新儒家研究”(现代新儒学)。

宜宾学院作为唐君毅故乡的高等院校,早在2000年6月就成立了“唐君毅研究所”,并率先在国内提出“唐学”这一概念,开始对唐君毅的生平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制作发布了国内第一家专门的唐君毅研究网站“唐学网”(http://tjy.yibinu.cn)。2004年4月,在四川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以“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为基础,“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作为“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正式成立,研究中心的网站(http://sxjzx.yibinu.cn)也正式开通。“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唐君毅研究所”的宗旨是:以唐君毅研究为起点,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古今四川思想家、尤其是近现代四川思想家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推动四川学术界、思想界的自我反思和创新发展,推动四川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及思想文化建设;同时,推进对现代新儒家的全面研究,推进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构,为中华文化之传承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努力实现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相应学科的“科研学术中心”、“人才培养中心”、“学术交流和资料信息中心”、“咨询服务中心”以及“科研体制改革模范”的目标。

为了推进对唐君毅和现代新儒家、整个四川思想家的系统深入研究,在省内外和海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怀和热心帮助下,“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宜宾学院唐君毅研究所”决定主办并出版专业学术辑刊《思想家》。

《思想家》设“唐学研究”、“蜀学与新蜀学”、“儒学与国学”等主要栏目,主要刊登研究唐君毅和现代新儒家、研究历代四川思想家的学术文章,同时刊登巴蜀年青学者在文史哲方面有创意的研究论文。

《思想家》立足“唐学”和“蜀学”,放眼“现代新儒学”和“新蜀学”的发展,遵循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的基本原则,坚持在继承基础上求发展,在研究基础上求创新。

《思想家》将在思想家们的灵魂哺育下,在思想者们的心灵思考中,在研究者们生命体验中,为历史上的思想家释放空间和力量,为现在和未来的思想家提供舞台和营养。

目 录

关于《思想家》的几点想法	黄枏森(1)
《思想家》发刊词	何仁富(3)

一、唐学研究

博大圆融 承先启后	[美国]吴 森(2)
唐君毅先生论儒佛之辨	[香港]唐端正(4)
唐君毅先生论中国节日与祠庙	[台湾]蔡仁厚(9)
从人生之艰难、罪恶之根源说儒家返本开新的道德教育进路	[香港]刘国强(18)
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奠基问题	黄玉顺(32)
如何表现人生智慧	单 波(38)
唐君毅之人生修养论	何仁富(46)
唐君毅论新亚教育	杨永明、李玉芳(56)
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方法多元论	马亚男(63)
“花果飘零”文化心态下的寻道者	代发君(72)
唐迪风先生陈卓仙女士唐君毅先生传略	刘雨涛(76)
唐君毅家族何代入川辨识	骆为荣(81)
读《柏溪随笔》、《怀乡记》与《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的感想	唐君实(83)

二、蜀学与新蜀学

廖平与康有为	陈德述(87)
通观百变,百川竞发	刘复生(103)
贺麟年谱简编	彭 华(110)
平凡的一生	周辅成(125)
我的哲学思想	黄枏森(136)
锦里人文风教永 诗情哲慧两交辉	田文军(145)
契真融美见精神	许苏民(160)
戴季陶家世与少年生活	钟志武(165)

三、儒学与国学

析论《周易》时空的太极生成模式和运转机制	骆凤文、黄诗玉(168)
中国道统:孔子的传统	罗义俊(174)
孔子名字新解	彭 华(181)
圣人之境	方 非(185)
从批判与承传中走向民主政治	李锦全(192)

学习《梁漱溟教育论著选》之体会与启迪	王德宗(200)
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生命理论	王玲莉、朱人求(207)

四、信息集萃

在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成立庆典上的讲话	章玉钧(215)
在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成立庆典上的讲话	梁希扬(217)
在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成立庆典上的讲话	刘国强(218)
在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成立庆典上的讲话	吴永坤(219)
研究中心成立贺电	(221)
思路 思索 思想	王 川(229)

一、唐学研究



博大圆融 承先启后

——悼念唐君毅老师

吴 森*

唐君毅老师在二十多年前便与世长辞了,但他“承先启后”的教泽,依然留在弟子们的心坎。“博大圆融”的哲学思想,为万世开太平,便要持续长存、永垂不朽了。

笔者对唐老师著作的认识,远在五十年前在香港就读中学的时候。国文科老师常介绍给我们钱穆和唐君毅两位先生的创作。我最喜欢的是唐氏的哲理散文,专著的例子就是《论读书的难与易》和《死生之说与幽明之际》。这些著作在我阅读时便把我带到曲径通幽之处,体认宇宙人生无穷的理趣。中学毕业那一年(1954),我为了要跟从唐君毅老师,便到新亚书院(学院)作入学的申请。新亚书院的入学考试,除了答卷的笔试之外,还要经过当面晤谈的口试。那时给我口试问话的正是唐先生。他平易近人,雍容儒雅,和我当面晤谈,使我如愿以偿而被他录取了。在新亚就读的第一年,唐先生的课只有理则学。其他学科的老师,看来没有唐老师学术的热忱和文化的意义。这一来,过了一年,我只好转往台湾师范大学就读,主修教育及中文。毕业那一年,回到香港投考新亚研究所。这一回,终于如愿以偿了。

如愿以偿的原因,就是研究生有机会到唐老师所教“中国哲学”一科去上课。唐先生在研究所“中国哲学”一科的讲演,正是后来“中国哲学原论”一部分的题材。他在课堂上从来不讲大话,从不批评或嘲讽别人,每一句都是严肃而正常的话题。每一堂课,都从平淡的语调讲起,似乎愈讲愈吃力,而思路更弯曲而迂回。有时像“山穷水尽”,有时若“四顾无人”;有时仿佛“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有时却像“雨过天晴,豁然开朗”。在峰回路转之际,他蓦然回首,却发现真理在路旁。在冬天的时候,唐老师穿着大衣进课堂来,脱下大衣开始讲。但讲到一半的时候,外衣也要脱下来了。唐氏一面讲,一面苦思,用心力的时候,往往额上冒出汗珠儿来。不一会,背心也要脱下来了。大抵到领带解下来时,便是一节课告终的时候。唐氏的教书,真可谓鞠躬尽瘁,一丝不苟。他对古代先贤及西方诸哲的学说,都能提要钩玄,画龙点睛地复述出来;而对时贤及其他学者,从没有作夸大的颂扬和有意的贬抑。但他常常自我批评,自我处责,自我检讨,从来没有一句自大独断的话。笔者出国前(1960)到他家辞

* 吴森(1935—),广东顺德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系教授,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行的时候,他自贬一番之后,嘱咐笔者千万不要效法他走那些迂回曲折的路。这种光风霁月、大公无私的胸怀,在当今哲人中恐怕极难找到第二位了。

笔者出国后,经常还和唐氏通讯。有信给他必有复,每次复信都不会超过两个星期,而且内容都很详尽。唐氏来函邀请笔者返新亚任教,颇为殷切。可惜那时笔者已答应芝加哥罗若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客座之聘,未能应命返港。1973年夏天,笔者第一次出国后由美返港度假。唐氏特别为笔者在九龙丰泽园菜馆设宴,使其能和新亚师兄重叙,舞雪沂水,其意殷切。此后笔者每返港度假,必去拜会他。许多时,听他在茶楼席上一番话,便有新灵感可以从事研究或写作了。

1976年的秋天,我应聘到台大哲学系当客座教授,路经香港时正要准备拜会唐老师。但消息传来,唐老师病倒了,正在台北疗养。这一次病倒,非同小可,事情的经过,也颇为曲折。主要原因,就是一位从美国回来任教的年轻学者玩弄权谋,操纵一切。唐先生为了正义而干涉,但那时他已退休而无实权了。而这个反骨的年轻学者,竟露出狰狞的面目,写了一封信和唐先生宣布绝交,还把这绝交信影印分发给唐先生的许多朋友。这一位年轻绝情者,实在太不择手段了。唐先生一向仁厚待人,并不与这绝情投机者计较和冲突。可惜的是,这一位绝情者的所作所为,对唐先生的健康影响极甚了。我到了台湾,便到剑潭疗养寓所探候他。他把历年来出版的英文论文及稿本全部交给我,然后向我投诉从美国返港任教的那一位绝情年轻学者。只因为我未能应新亚之聘,这一位绝情人有机可乘而到新亚任教。他讲到这里,喉头咽不成声,眼珠儿簌簌的滚下泪来。看来,唐老师已患上与众不同的疾病,但他仍勉强支持着力不从心的躯体,还对宇宙人生作苦思冥想。在台疗养不久,便回到香港自己的寓所去了。

1978年1月寒假时期,我再从美国返港度假。这一次探候唐老师,由新亚兄弟唐端正和霍韬晦两人陪伴到他的寓所。唐老师还肯乐意和我沟通。他虽然已觉得气喘,还滔滔不绝阐述最近体会所得的人生奥秘。面容虽有点憔悴,但看来仍有一点精力。在谈话沟通告一段落的时候,他亲到书房拿了一套上下册的《生命存在和心灵境界》出来,然后在我的面前签了名送给我。他把书拿给我的时候说:“这是给你的,是我最后的一本书了。”听来有点黯然,我真的不知如何应答。最想不到的,他把最后一本书送给我时竟然就是我见他最后的一面了。

一月下旬返回美国,二月十日接到霍韬晦的来信,报道唐师二月二日病逝的噩耗。我眼前一阵昏暗,咽不成声,欲哭无泪。泰山颓,梁木坏!鬼哭神愁,众生眼灭!在海外为中华文化奋斗半生,德慧双修的一代哲人溘然长逝,把“续绝学”的文化重担传道我们这一代的肩膀上来。

幽明永隔,人别路殊,唐君毅师精神不死。其博大之量,仁厚之情,圆融德性,海外培育英才之功,国际文化交流之夜,长在中华!长在千秋万世!文化意义长存!道德理性永垂不朽!

唐君毅先生论儒佛之辨

唐端正*

先生在其临终遗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以天德流行境融摄基督教之归向一神境与佛教之我法二空境,而归宗于儒。孔、释均尚自力,耶教则尚他力,故辨耶、孔之异易,而辨释、孔之异难。先生早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即在《理想与文化》第八期发表《宋明理学之精神论略》一文。此文原为其旧作中国哲学史中的一章,今改名为《宋明理学家自觉异于佛家之道》(见《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附录)。此文发表后,支那内学院张德钧、王思祥二先生曾著文评斥,以为其意在反对佛学。先生精研儒、佛,对二家均推崇备至,而卒以儒学为依归,原因何在?本人以为观此文,可见端倪,今特介绍如下。

儒、佛二家之思想,均各有如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之种种玄思玄辨,先生在本篇之首,首先揭示一个重要之见解。他说:“吾今以为一切哲学之中心问题,乃生命价值观念之问题。一切形而上学、知识论之玄思玄辨,皆为护持其价值观念而立,乃属第二义。”

然则儒、佛所要护持的生命价值观念是什么呢?他们各自所见的生命价值观念有什么不同呢?

先生认为佛家对有情的生命心灵的评价,是着眼于一切有情均有许多苦痛、污染、迷妄与罪恶等负价值上。故生命之目标,即求自苦痛中解脱。佛陀就是对众生疾苦认识真切,而动大悲心,发宏誓愿,要度一切苦厄。佛陀觉悟到众生疾苦,皆由妄执,故说诸法缘生,本性空寂,以求超度解脱。儒家的生命观则不然。儒家对一切生命心灵,则先有一积极之肯定,认为生命心灵之存在,本有美善等正价值,人只要能端正原始方向,切问而近思,下学而上达,即可达到圆满的境地。故对人生不取苦观,而取乐观。但儒家言尊生乐生,亦非对世间之苦痛等负价值充耳不闻,闭眼不见。唯认为须于众生之正价值先有一肯定,方能据之以化除一切具负价值之事物。佛教认为人的罪孽深重,必须历劫修行,故有来生之信仰。儒家对生命无此沉重的承负,人只要扩充其本有的善性,为其当下所当为,尽性至命,即可圆满无憾。且人在生命受苦时,倘能以坚忍心加以承担,使之成为吾人破执奋发之资,则痛苦不止为一负价值,亦有其使生命更开通之正价值。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此即不以苦痛止有负价值也。

佛家思想之发展,至于言一切众生,皆有常乐我净之佛性,亦正以此具正价值之佛性之

* 唐端正: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肯定为拨苦转业之所据。唯儒者之言尊生乐生,肯定此生命存在即是善,即是有价值,不必自其佛性说之,而可真就其是人,是一生命存在,甚至只是一存在,即可直下加以一积极肯定,而视为有真实之价值。此愿与佛家重消极破执,本般若谈空理以成其救度之业者大不同。

佛家所空者虽只是生命中之妄执,意在成就一真实不虚之常乐我净之生命,就此而言,与儒者之目标亦相应合。至其余之体用本迹之抽象的形上学、哲学观念上之异同,皆属次要,亦莫不可加以疏通。盖儒家肯定生命之善与价值,亦不否认人有种种定限而招致种种过失与痛苦,如人有种种气质之偏蔽,有情欲、私心、习气、意见、光景等,皆有待种种工夫加以超化拨除,才能使生命之流行纯亦不已,皆合乎天理。故儒、佛二家之思想,极相夺而又极相顺,为中国哲学慧命之大开大合之道。然二家虽有其大合处,其间之不同,亦不可不辨。今举宋明理学家自觉异于佛家之道者,论之如下:

一、为学之动机

小乘佛学之目的,唯在脱生死苦海,其根本精神为超现世的。大乘佛学虽有不舍众生,不住涅槃,不离世间之义,然其救度众生之目的,亦在使众生同趋涅槃。虽所谓涅槃,不外世间诸法之清静寂灭相,然澄此清静寂灭相,必待多生之修行,则此涅槃境界,对吾人今生今世言,仍为超越而外在。是故佛学之精神,终为超此现世间的。

中国佛学经天台、贤者之发展,依圆教义,成佛之事,三生可办。禅宗更有当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可离烦恼,得清静而成佛。故曰:“一念离境即菩提。”离境顿悟,只系于一念之破执,故可即世间而出世间,一寻常心见道。运水搬柴,穿衣吃饭,皆不碍菩提道,而可为悟道之资。准此以推,则政治上、社会上、伦理上之诸世间法,又何不可为悟道之资。故禅宗对出家在家,出世入世皆作平等观。宋明理学阐扬世间之教理,佛家不特不能加以贬斥,即视为禅学必然发展之一趋向可也。

惟禅宗虽可对世间及世间诸法作平等观,然对世间诸法仍不能作积极之肯定。运水搬柴固无不可见道,然只因人行此等世间法时,心无系著,无念无相,当体悟空,可为达致涅槃解脱之方便而已,儒家则不然。儒家是直接从正面肯定世间法之价值。其建立伦理、政治、社会之目的,是从其本身直接加以肯定的。故宋明理学家往往批评佛家知上达而不知下学,有敬以直内而无义以方外。能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或并以废三纲五常为佛之大罪。

故宋明理学家自觉异于佛家之第一点,为为学之动机不同。佛家视世界无常,无常故苦。佛教恒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之言,引人信佛。人之信佛,亦多出于解脱生死之动机。虽佛所谓解脱生死,与道家之求长生不同,只是自生死之执中解脱。惟儒家则素无“无常故苦”之世界观。无常即变易,自周秦儒家观之,变易之义,即含生死之义。变易之事,即生生之事。而生生之事,乃被视为可乐而非所苦者。佛家喜言生死、生灭,成、住、坏、空。而儒家则言生生、生成、始终。不言成住坏空,而言元亨利贞。利非坏,而为变通,贞非空,而为完成。以成代灭,则死可唯是完成而非灭。孔子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又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君子一生自强不息,惟在成德。既成其德,则非死而为终。小人之死,其可悲者,在其德之未成,而不在其死。终者,已完成其德之名也。自君子而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故儒家初不自生死之问题,解脱苦痛之问题出发,而唯自

如何成德之问题出发,人若有士君子之行,则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人若得其甚于生之欲,仰不愧,俯不作,则其生便为乐事。孟子曰:“乐则生,生则恶可已,恶可已则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也。”乐则生者,言有此乐,而后真有此生。及身而灭之乐,乃真乐也。

故儒佛之辨,可说在一此生死之苦为首出之问题,一以如何成德为君子为首出之问题。成德则此生中即有真乐。故论语首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又特称颜子不改其乐,称曾子鼓瑟自得。孟子谓礼义可以悦心。皆以种种成德之乐鼓舞人之精神。此与佛家喜说生死之苦,教人力求解脱者,正成一对照。

宋明理学家后与儒学,本成德为人生目的,斥佛家之求自生死解脱为自躯壳起念,不免自私。“圣贤以生死为本分内事,无所惧,故不论死生。佛家怕死生,故苦说不休,皆利心动之”(明道语)。宋明儒特别标出孔孟相传德乐一致之旨为学之归趣。自二程从周茂叔游,周即教以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程子作颜子所好何学论,即论其所为在仁,所乐在仁。又云:“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共乐。横渠谓之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皆有感于范文正“名教可乐”之言。邵康节则云:“得自苦时终久苦,来从哀处卒归哀,此非哀苦中间得,此乐真从天上来。”王阳明则云:“乐为心之本体。”泰州之王心斋更本“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作学乐歌云:“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学是不乐,不乐是不学。”由德言乐,则此乐非上一凡情,德至于乐,则德非枯淡。乐则生趣盎然,则德适所以润生。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积极的肯定人生,肯定世间法,即在其为学之归趋上,已略乎可见。

二、生灭与生生不已之几

宋明理学家的自以为其对宇宙看法之根本不同于佛家者,即佛家以当前之现实宇宙为空,而宋明理学则多以之为实。故横渠诋释氏曰:“诬天地为幻妄……溺其志于空虚之大。其过于大也,尘芥六合;其小也,梦幻人事。”二程评佛曰:“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朱子曰:“释氏一切皆虚,吾儒则一切皆实。”佛家说空,唯是空我法二执,空执以显真,空宗虽谓缘生即空,然空即在缘生上说。故在真谛虽空,而俗谛不空。唯识宗空外境,不空内识;空遍计,不空依他,圆成。依他真谛亦不空。三论宗俗谛不空,唯识宗真谛不空,即可安立此现实宇宙。故宋明理学家谓佛家知空而不知实,诬天地为幻妄,似未可谓得佛家意,不可持以辨儒佛。然儒佛之宇宙观,终有可以空实辨之者。盖佛家言诸法必待缘而生,而未尝言诸法必待缘而灭。生必待缘而后可以说,灭不必待缘亦可说。如依唯识家说,诸法刹那刹那不住,生已即灭,当体即是无常。其相续相似而生皆待缘,其刹那刹那而灭则不必待缘;常相待缘,而无常相则诸法自相。此义唯识家言之最详。依他而起则不可不起。故生非诸法自性,而生已即灭,乃诸法自性。故佛学虽安立缘生法,以说明世间,然缘生法之生,无内在之必然理由,则世间一切法之存在,亦无内在之必然理由,在理论上,未尝不可断灭。

传统儒家,根本不许宇宙有断灭之可能。易之言“与时偕行”,“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日进无疆”,易卦终于未济,以示物不可穷之义。孔子之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中庸之言“天之道生物不测”,“唯天之命,于穆不已”。则儒家自始即不许宇宙有断灭之义甚明。其所以不许宇宙有断灭之故,则在以生生不已为宇宙之本性。儒家之言生生不已,非就宇宙一件一件生生不已之事上看,而上于天地生物气象中,肯定一宇宙之生生不已之几,由此生几以见宇宙之本性。此生几不在一件一件之事上,而后贯通于此一件一件生生不已之事上